

刘成信 / 主编



(百部)卷二
· 当代部分 ·

舒展集

SHUZHAN JI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百部)卷二
·当代部分·

刘成信/主编

舒展集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杂文百部. 当代部分. 第2卷. 舒展集 / 刘成信
主编; 舒展著.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 1

ISBN 978-7-5463-6969-3

I. ①中… II. ①刘… ②舒…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8589 号

舒展集

出版人 吴文阁

作者 舒展

主编 刘成信

责任编辑 马忠平 王芳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开本 650 mm × 950 mm 1/16

字数 80 千字

印张 12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北方卡通漫画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62

电话 总编办: 0431-86012893 发行科: 0431-86012770

印刷 湖南华商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6969-3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6012893

《中国杂文》(百部)

总序

刘成信

一

人类的文学艺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随着社会的推进、发展,其分门别类日益精细——从最初的歌曲、舞蹈、神话、故事等逐步演绎出诗、散文、小说、戏曲。直到上个世纪初,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融合,又有了电影、电视剧等。

有一种文学艺术虽然在中国问世两千余年,由于后人未给予“名分”,以致到二十世纪初,才从文学艺术谱系中分野出来,这就是古老而年轻的杂文。

人类和自然界大体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萌芽、生长与消弭。两千多年来,杂文本应与小说、诗、散文、戏剧、音乐、电影等姊妹艺术一道,繁花似锦、根深叶茂。然而,它没有像先贤们渴望的那样,而是纤弱,时生时灭,时有时无,同其他汗牛充栋的文学艺术作品相去甚远。

二

时序到 1915 年,中华文学艺术宝库迎来新曙光,一个精灵出现了——杂文在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被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接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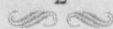


杂文这个新成员一俟来到华夏，其特性便与众不同——首先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它主张顺应历史潮流。它不重复生活，不还原历史，不演绎过去，而最突出展示将来，预期社会走势，判断人间是非。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便告之，它向往和平、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人道、富裕及真善美；杂文憎恶专制、昏聩、愚昧、野蛮、特权、贪婪、奴性、虚伪及假恶丑。杂文与其他文学艺术既相通又有自己的特性。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就融于文学大家族，与各种文学艺术形成天然的血肉联系。它不像小说刻画人物，而是粗线条勾勒人与事；它不像诗、散文等那样纤细、抒情，而是明白如话，开诚布公。但杂文能够调动各种姊妹艺术如寓言、故事、说唱、戏曲、元杂剧等“为我所用”。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它就友好地“拿来”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多种文化元素。它不是政治学，但只有不迷失政治选择，才能解析身边社会的变数；杂文不是社会学，但只有掌握瞬息万变的时代脉搏，才能适应人间丛林法则；杂文不是历史学，但人总应拨开历史雾障，略知历史长河的走向；杂文不是生理学不是心理学，但它能解剖人性、解读人生、理顺人际关系；杂文不是方法论，但它无处不闪烁思想方法光芒；杂文不是文艺学，但它评价文艺现象既深刻又形象；杂文不是美学，但每篇优秀杂文无不抨击假恶丑，无不向往美、赞扬美……



理解杂文、认识杂文，才能与杂文为友，才懂得杂文的大爱。杂文真的是半部百科全书。

三

杂文打捞历史风尘，知耻近于勇。杂文对于文化批判，社会批判，历史批判，人性批判，世世代代惹来不知多少是非。

嫉妒杂文、讨厌杂文者，甚至欲将杂文从百花园中斩草除根，所以，杂文往往难以长成大树，多少代都不能像其他文学艺术那般枝繁叶茂。有人说杂文偏激，有人说杂文片面，有人说杂文招惹是非，更有人对杂文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解。以致于把杂文称之为乌鸦，恨不得把一切不祥之物都推到杂文身上。

杂文，曾为作者“惹”下多少祸根，有人曾因杂文葬送自己的大好前途，多少代杂文人曾为自己带来难以洗清的污秽。

然而，实践证明，杂文只能为民众造福，世世代代多少志士仁人，曾为杂文洗刷了一切不实之词，它为人们启蒙越来越受人们欢迎。

四

本书作者共计三百八十位，分当代、现代、历代。

我们试图把1915年《新青年》“随想录”诞生前的杂文划为历代，1915年到1949年划为现代，从1949年到当今划为当代。

1915年“随想录”之前称之为杂文，主要是根据作品

性质、特点，而不是按刘勰在《文心雕龙》所谈的“杂文”。

当代作家选五十位，每人一部杂文，五十篇左右。另有合集十部，每部二十几位作家，共二百多位作家，四百多篇作品；现代作家二十位，每位五十篇杂文，七万多字，另有四十多位杂文作家，十部合集；最后选七十多位历代杂文作家，均为合集，每篇作品都有注解、题解、古文今译。

当代五十位杂文作家大体是根据五点遴选的。

一、杂文创作时间超过二十年；二、曾创作有影响的杂文作品在三十篇以上；三、曾创作经典性杂文作品；四、作品强调思想倾向的同时，艺术性也不为之忽视；五、曾在国内组织带领作家创作杂文卓有成就者。

二十多年来，我曾在助手们协助下选编各种版本杂文集五十余部，选编如此大型杂文丛书，对我是一种尝试，深知其难度。这部《中国杂文》（百部）整整花费我四年时间。杂文作品浩如烟海，读数百册杂文集、数百万篇杂文作品，难免挂一漏万，特别是这部大型丛书在国内尚无参照系，错讹在所难免，恭请诸位指正。

选编者 2012 年 11 月 10 日

于长春杂文选刊杂志社

自序

舒 展

一个人喜爱或擅长什么艺术形式,那是由主客观多种因素而决定的。我从十四岁写杂文(《关于“反侮辱”》发表于1947年夏《武汉时报》)到现在,已有六十多年。我选中杂文最主要的原因是受了鲁迅杂文的熏陶,当时我有个直觉,认为好的杂文有一种特殊的生命力,它可以“简、浅、显”、又可以“真、深、醇”,变化多端,奥妙无穷。鲁迅所开拓的杂文领域,已经让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就像找对象,一下就找对了,于是从一而终。鞋对我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认为杂文时代没有过去。鲁迅笔法从未过时。

谁要听信那位指导家说的“抛弃鲁迅积习!”“1958年(即大跃进时期)新基调杂文空前活跃”的所谓理论,不仅作不好文、也做不好人。不信请看:被“新基调”指导出来的那些个苍白、干枯、萎缩,却抻着脖子作昂扬状的受害者文章的那副惨状就明白:这些左派先生连“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也凑不齐了。当年,打击丁玲、雪峰、徐懋庸的白纸黑字,能抹得掉吗?八十年代贬损鲁迅的阵阵喧嚣,“新基调”能辞其咎吗?需要指其名道其姓吗?姑念你已无

还手之力,免了吧。

自1979年以来,中国杂文渐趋繁荣,这是改革开放的需要。许多报刊杂志几乎每天每期都要发表杂文,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日积月累,蔚为大观。《中国杂文大观》(牧惠编第四卷)就是明证。1992年春天的故事发生后,杂文又呈现复兴之势。我认为,杂文家的思维,不同于理论家、小说家和科学家,它要有:有激情的逻辑思维,有理论色彩的形象思维,有强烈时代感的灵感思维。特别是精神骨骼不能缺钙。袭人搞不了杂文,晴雯如果提高文化,可以成为出色的杂文家。贾宝玉的“杂学旁搜”,是一条大路。同时还要像聂绀弩、柯灵、吴祖光那样另扬专长。气候好,写杂文;时令恶,则回自己的根据地。

近几十年,不论某些人怎样一再向鲁迅泼污水、鲁迅的人格力量和他的杂文的生命力,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心中。二十至二十一世纪,读者对杂文的喜爱,特别是鲁迅著作的不胫而走坚挺不衰,如今《鲁迅全集》已在中国大陆有三、四种版本,成为千家万户的家庭书架所必备,而且在台湾出版,这些都充分说明:除非地球上没有腐败、专制、愚昧、阴谋、陷害、整人、残暴、自私、欺诈、迷信、暗箭、吧儿狗和国际霸权……当然杂文也会歌颂,并且给人以愉悦和休闲。杂文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光彩照人。要抛弃鲁迅吗?人民首先会唾弃你!

目录

说龙	1
关二爷·武二爷·宝二爷	7
鲁迅杂文中的笑声	11
处级和尚	15
致 XY 同志的慰问信	21
韩愈的第二次下放	26
你姓什么?	39
盗亦有道非常道	44
狗性论	48
会笑与不笑	52
论无耻	56
幼虎	64
解缙的故事	69
居里夫人进入先贤祠	73
致新秃青年上帝的女友	77
为友人之子题写赠言	82

龙椅与宝座	87
贪官的价格	91
论“一阔脸就变”	94
茶亭闲话	101
大观园里的讽刺家	106
潘汉年的预感	112
曹雪芹的平等观念	116
惨笑	121
达尔文的风格	124
“拟人”谈趣	129
鲁迅打官司	134
双关语拾萃	138
闲聊监督	144
不怕“黑帮”就怕“帮黑”	150
哀项羽	160
时间咏叹调	170
漫谈孔子走向世界	178



说 龙

兴起于黄河一带的华夏族，名叫中华。如果要问起他的笔名雅篆，我想最为恰当的一个是“龙”字。龙的形象，越来越鲜明地成为奋飞的中国的化身。我们都是龙的传人，走遍世界各地，龙，成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象征。龙，反映了中国人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的气魄。

自然界并没有龙。它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变幻莫测、气象万千、兴风雨、利万物的神异动物。马克思说，想象是人类的高级属性。他说：“想象，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的神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而业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

如果要追溯龙的模特儿，有的人可能感到不快，那就是蛇。闻一多先生曾经写过一篇《伏羲考》，他说，龙是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狗的爪，鱼的鳞和须。《山海经》中的许多神人都是人面蛇身。以后，蛇又长了角，并且能飞于天，饮于渊。据李泽厚同

志《美的历程》一书中分析：“这可能意味着以蛇图腾为主的远古华夏氏族、部落不断战胜、融合其他氏族部落，即以蛇图腾不断合并其他图腾逐渐演变而为龙。从烛龙、女娲的神怪传说，到甲骨文中的有角的龙蛇……居然延续保存到文明年代，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量而长久吸引人们去崇拜去幻想的神怪形象……不正好可以作为我们远古祖先的艺术代表？”

把龙作为敢于融合的战胜者，作为生命力与艺术美的代表，这在中国美学史与论的当中，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使人大受启发，引起我阐发的兴趣。

自从我们的先民远祖创造了这“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的鳞虫之长的艺术形象，围绕着“谁是龙”，展开了一场持久而无形，广泛而有意的意识形态上的隐蔽战。

封建社会的国王，在更大范围内继承了奴隶社会形成的部落酋长的世袭制，他们从血缘关系宗族关系出发，构成了大小贵族和土地所有者宝塔式的阶级统治体系。为了保护他们的权力与财产的不被分散，使之世世代代延续相承，皇帝、贵族死后，其权位、土地、财产，都由他们的嫡长子予以继承，这种世袭继承制，法律上称之为宗祧继承，是宗法社会制度的产物。它的理论根

据就是：龙种。

历代的皇帝都说他就是龙的化身。他坐的宝座叫龙位，面部仪表曰龙颜，穿的是龙袍，睡的是龙床，身子叫龙体，住的叫龙宫，仪仗曰龙扇，旗帜叫龙幡，提了不同意见叫触龙鳞，走起路来就龙行虎步，出门叫龙驾龙威，搞女人叫游龙戏凤，一命呜呼叫龙隐弓坠。能进入殿试考上状元的士人叫做登龙门……就是说只有最高封建统治体系——宝塔尖上的人，才能沾龙气带龙字。它成了专制、权威、恐怖、镇压人民的家天下的象征。龙，成了天的化身。皇上就是天子，天子的子孙，就是龙子龙孙。

中国最早的农民起义领袖陈涉曾经大胆地问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惜，他自相矛盾，还是逃不出世袭有理的血统论，竟然以冒充秦始皇的嫡长子——扶苏为号召。不承认别人是龙种，但他自己却是龙种。

国家既然是皇上的家天下，那么根据封建宗法关系“亲亲”的原则，皇帝的父系家族——皇室，皇帝的母系、妻系家族——外戚，按照亲疏远近，分享一定的名位、权力、财产，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所以刘邦就封了七个皇子，并规定非刘姓不得为王。刘秀封了叔父、族父等八人为王，又封了外戚四十五人。司马炎一旦成为晋武帝，

就封了皇族二十七人为王。朱元璋封了九个皇子为王，一个从孙为王。清王朝仍然是分封皇族子弟为亲王郡王，享有种种特权。历朝历代，虽然不乏“天下为公”的鼓吹，但实际上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后氏部落酋长禹把君位传给儿子启以来，直到爱新觉罗·溥仪，四千年来，代表国家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一直是以“真龙天子”自居。实行的是不折不扣的“天下为私”。皇上就是全国的老子，官吏则是各地人民的老子。君主个人决定一切。因为“朕即国家”，他就是龙呀。正如马克思所说，“国王就是整个制度”，其主要特点就是“轻视人，轻蔑人，使人不成其为人”。

“龙种”太多，怎么办呢？历来的规矩是“立嫡以长不以贤”，长子即令是白痴、蠢才，同样受到册立。所以，历来围绕着谁是龙的嫡传人，互相杀砍的故事不断搬演。《汉书·叔孙通传》中说：“太子，天下根本，本一摇，天下振动。”所以并非嫡长子的李世民、李隆基、朱棣……如果不动刀子不搞小政变，是当不上皇帝的。

但是，在中国，龙又不是皇帝老子一家所能独占的。豪杰、俊才、智者、英雄，也常常被誉为龙。蔡邕饮酒至一石卧于道路，人们称他是醉龙。诸葛亮的道号：卧龙。他们哥仁各仕其主，兄瑾仕吴，弟诞仕魏，所以《圆机活法》中说，“时谓蜀

得龙，吴得虎，魏得狗”。《蜀志·诸葛亮传》中说，“亮之素志，欲进龙骧虎视，包括四海”。

真正的人才，不仅善于独立思考，还有卓然的人格，没有媚骨，似乎不那么驯服。颜延之歌唱嵇中散（嵇康）：“鸾翮有时锻，龙性谁能驯？”意思是说，这俊鸟的翅膀的羽根，是时代造就的，他人格中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是任何人不能使之折腰的。李郢在《上裴晋公》一诗中，将人老而健壮的姿态风貌喻为龙马精神：“四朝忧国鬓如丝，龙马精神海鹤姿。”

此外，古来形容山川险阻，也常有龙盘虎踞的用语。人们还把炎黄比之为龙，把黄河文化的发祥地比之为龙，把大瀑布的雄姿比之为龙湫。

总之，代表中华民族先民集体的战斗力与丰富的艺术想像力的龙，代表人才、群智的龙，与帝王拿它来吓唬人民的龙，是不同意义的龙，也就是人民之龙与帝王之龙。我们要发扬的，正是人民的龙性。

不要忘了，家天下相传已有四千年之久，而民国与人民共和国才七十多年。封建的世袭观念，不会那么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尽管生产关系变了，生产力也大发展了，而意识形态方面是有它文化的惰性力量的。这主要是由于一部分人经济政治利益的需要和世俗习惯势力的巨大影响的存

在。请想想唯成份论在建国后对于人才的镇慑力吧，到了文革，几乎是封建血统论的翻版：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

到了今天，不要以为“文革”已成陈迹，这些思想就会全都自动销声匿迹，不再有确具真才实学又有不驯的龙性的知识分子被打击、被埋没，也没有攀龙附凤短于才智长于吹拍的投机、奸佞之徒了。不，还有着这正代表龙的传人的才俊之士，受到某些虾蟹的压制、摧残、打击、迫害。不少锐意改革的人，还会横遭非议。那些既不兴风又不行雨的假龙，于是乎，龙多四靠，靠倒铜灶。真的人中之龙，反而被孤立，甚至受排斥。不过，我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少数地方的是非颠倒的怪现状，终会再颠倒过来。我还相信，古代的一位大政治家管仲说的“龙欲小如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

供人才驰骋的条件，太重要了。用他，就是一条龙；弃之，就是一条虫。而对于庸才，整人他倒是一条龙，开拓却是一条虫。

只有当大批的人中之龙翱翔之日，那才是中华蛟龙腾飞之时。

【原载 1986 年第 1 期《随笔》】